

当代中国名家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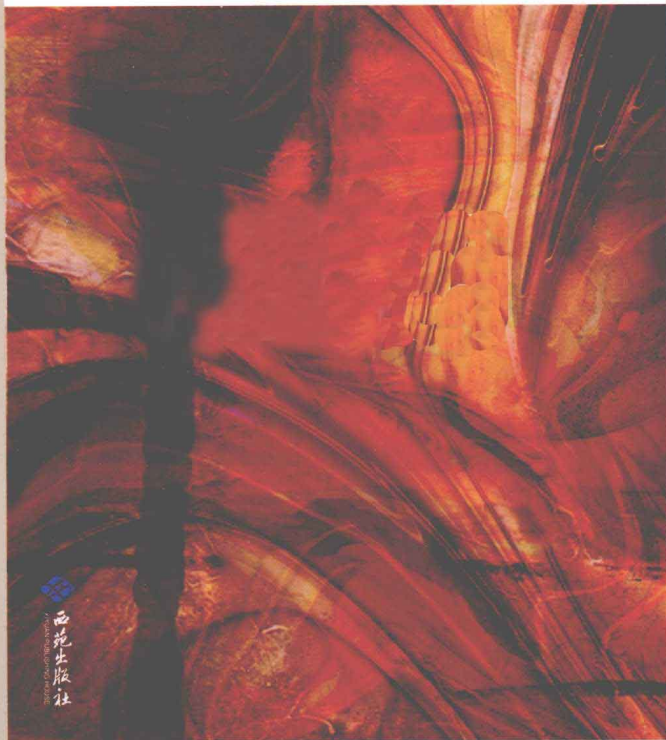
周大新卷【03】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走出盆地

周大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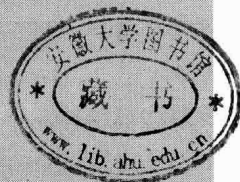
京味民俗艺术家画家杨信友情支持
随书附彩色北京东城胡同故居藏书票



走出盆地

周大新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盆地 / 周大新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51-0271-9

I . ①走…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9309 号

走出盆地

作 者 周大新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36339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271-9

定 价 28.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

一步 / 2

二步 / 60

三步 / 132

在久远的中生代时期，中原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地壳变动，那次变动的结果，是一个巨大湖泊的形成和环湖山脉的崛起。过了许久，由于四周水土流失沉积，那湖泊渐渐干涸而成为一片沃土，它上边长满了各种植物当然也有供动物们充饥的果子。一群由黄河岸边向南迁徙的猿人发现了这些野果从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于是这地方开始有了人类。又一个时期过去，为了生活方便也因为文明的演进，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东边那道长满桐树柏树的山脉起名为桐柏山，把横卧西、北两面那状如卧牛的山脉起名为伏牛山，把南边那道正午时可挡阳光的高山起名为武当山，把被三山围起来的地方叫做南阳盆地！

一步

抹在东天的那层血色已经褪去，云团开始变白，日头渐生出热力，一块云朝正升的日头扑去，被撞得粉碎，全成了絮。

瞎眼狗趴在柴垛那儿，在喘，身上的毛变成一缕一缕，几根肋骨隐约可见，但显然还不想被人们忘记，间或地叫上一声两声，音嘶哑，且低。

她帮着老四奶缠线。她看着线团在老四奶那青筋毕露、老皮丛集、微微发抖的手中慢慢变大。她总担心那线团会随时从老四奶的手上滚下，于是她扭了头，只机械地捧了线拐，让线不断地飞出去，就在那当儿，她发现在她脚前的一个土块下边，有一只蛹，那蛹像是在动。

……咱南阳盆地咋来的？这说来可是话长！实话说吧，这和玉皇爷的三闺女还有点关系。晓得玉皇有几个闺女么？七个，人称七仙女。最小的一个老七，不是下凡跟了董永嘛！这三闺女是七姐妹中长得最美的一个！腰身丰满匀称，脸蛋俏丽圆润，肌肤雪白粉

嫩，眼睛乌黑水灵，浑身上下那股鲜嫩香艳样儿，男人只要看上一眼，嘴里就直流水水，舌尖尖就直想伸出去尝尝鲜味……

我听说了，没判你罪。这就好！这一灾总算又让你过去了！从今往后你自个可别再出头去办什么事，做官啦，学医啦，开诊所啦，办医院啦，连想都别去想！咱一个女人家，老老实实找个男人过日子是正事！人哪，都有个命，命里该你吃三升米，你想去吃一斗，能行？老天爷能答应？要都去争那一斗米吃，谁来吃三升？天下不就乱了？要我说呀，当个女人，只要找一个可心的男人，白日里在屋洗洗涮涮做点家务，也不累；夜里往他怀里一睡，任他那两手去摸你好受的地方，任他搓你揉你叫你小亲亲，还不觉着美？还要什么哩？你小时候的事都忘记了吧？你家尤其是你娘那阵的日子，过得比你如今还差，怎么样？她不是都忍过来了？

给三升我不干！只要有人吃一斗，只要男人们分一斗，凭啥只给我三升？我偏要挣来一斗吃！这回又败了，败就败，总有一天我会胜！她看了一眼四奶，慢吞吞地开口：小时候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爷爷很瘦，一只手总拎一根长杆旱烟袋，另一只手端着一个盛烟叶的小簸箕，有一次我把他盛烟叶的小簸箕踢翻，他抡起烟袋就照我屁股上砸了一下，那烟锅真重，砸得我好疼。

你爷爷吸旱烟那是很晚的事了，早先他吸的可是鸦片烟！他就是因为吸鸦片才把身子吸得像个猴，吸得最后连那个东西也不管用了，你奶奶水灵灵的一个大姑娘嫁过来，他就是让她养不出一男半女，害得你奶奶整日到我这里哭，我就给她出主意：养个野汉子试试！你奶奶一听，就慌忙来捂我的嘴。

你们这门香火按说是要断的，可咱们这地方有规矩，弟兄俩只要有一个儿子，两门香火就都要续下去，办法是一门双承。一门双承就是给你爷爷的哥哥也就是你大爷爷的儿子娶两个老婆，一个由你大爷爷、大奶奶出钱娶；一个由你爷爷、奶奶出钱娶。由你大爷爷、大奶奶出面娶的媳妇你叫大娘，生的儿女续你大爷爷、大奶奶的香火，由你爷爷、奶奶出钱娶的媳妇就是你娘，你续的是你爷爷、奶奶的香火。按规矩两个媳妇要同一天娶，同住在这三间堂屋里。一个媳妇住东间，一个媳妇住西间，中间的屋里放两个衣箱，一个箱里放你大奶奶给你爹做的衣服鞋袜，另一个箱里放你奶奶给你爹做的鞋袜衣服。你爹要轮流去你大娘和你娘的屋里睡，一夜一换，时候要均。你爹要是去你娘房里睡时，就要在中间房里衣箱前换上你奶奶做的衣服、鞋袜，连裤带也要换。倘是去你大娘房里睡，就要全换上你大奶奶做的衣服、鞋袜，不留一个线头！我如今还清清楚楚记得你爹娶亲那天的事儿。你大娘的花轿和你娘的花轿是同时进庄的，一个从庄东头进，一个从庄西头进，两顶花轿后头都跟着响器班子，都吹的是《喜上门》，两个班子赛着吹，喇叭声震天动地、挟风裹雨，把你爹吹得昏头昏脑，迷三倒四，轿到门前，你爹慌里慌张上前迎时竟绊了一跤，栽了个跟头，嘴都碰到了你娘的腿上，爬起来时还放了个响屁，惹得看热闹的人们哄堂大笑。按照规矩，新婚头一夜你爹要在你大娘和你娘床上各睡半夜，可你爹大约是同你大娘折腾得时候太长，累了，一直睡到天快亮还不见醒，你娘在西房干等不见你爹去，就哭了。那夜就是如今在那边蚕棚干活的光棍老七在听墙根，他那时也才十几岁，他听到你娘的哭声后，跑去喊醒了你奶奶，你奶奶就踮着两只小脚慌慌地去敲东窗户，敲了好久才把你爹敲醒，你爹这才急急忙忙跑到当间换鞋换衣裳，到间钻进了你娘的被窝里。你爹的本事还真不小，没出

两个月，就让你大娘和你娘都怀上了。

我听我娘说，在我前边，还有姐姐、哥哥，他们本可以活下来，可后来都走了，我娘说按排行我是老三，该叫三妮子。

那可是！要不是阴差阳错，你就是老三。你娘嫁过来不到俩月，就怀了孕，可她当时才十五岁，懂啥？怀到六个月时还敢拎着一水罐子去井里打水，结果脚下一滑，你娘一屁股坐到了井台上，水罐子碎了，一摊血也流了出来。气得你奶奶骂天骂地，也吓得你娘两天不敢吭气。到第二年，你娘又怀上了，这一次你爷爷、奶奶啥活都不让她干，可怀了四个月，一天早上你娘去茅房时，又是几团血块子流了下来。这一回你奶奶、你爷爷气极，非要弄清是怎么回事不可，就托我去问你娘，你娘就红着脸流着泪给我说了缘由，原来你爹那个不懂事的东西，老婆都怀几个月了，还敢上她的身子，上去了还又是晃又是碰。后来我就按你爷爷、奶奶的要求，找着你爹，朝他左脸和右脸各打了两个响巴掌。到第三年，你娘总算又怀上了，自从你娘怀上后，你奶奶就常去东庄娘娘庙里祷告，每次都从庙里带回一包保胎药给你娘吃。后来，你娘就生了你。你说这不是你娘命中的定数？定数呀，她只该有一个闺女！她这辈子该要受苦！我估摸着，在上一辈子里，她是享过福的，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就是富豪人家的儿媳，那一辈子把福享尽，这一辈子就该吃苦了！人哪，两辈子一个轮回，苦辣酸甜都是一个定数，上辈子哪样享得多了，这辈子就享得少，你信不信？

我上辈子享了哪些福？既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凭什么扣我这辈子的？我不管你定数不定数，我只要这辈子的福！她望了一眼老四

奶，语气平静却别有意味：听我娘说，我生下来可有九斤四两重，那倒是一副享福的相！

一片被虫儿嚼断叶梗的桑叶离了枝头，在空中旋了几下，而后噗的落地，躺那里，仰脸向天，一动不动，两只鸡以为有食物从高空落下，便咯咯咯奔过来，盯了那桑叶紧看一刹，待认清，才又敛起翅儿，悻悻离去。

她手捧着线拐，又把眼移去看那蛹，蛹又是一动，蛹壳顶部像是裂了一道缝。

……三仙女那日和二姐去香湖里洗澡，天宫里的规矩，仙女们的玉体要一天一擦，两天在香湖里一洗。香湖在南天门外，水碧清碧清还香气扑鼻，在这水里一洗，擦干穿上衣裙，能逆风香百步，顺风香三里。姐妹俩脱了衣裙在湖水里笑闹着游了一阵，那二姐就开了口说：晓得么，三妹，当初织女就是在这天湖里洗澡时，让牛郎偷去了衣裳，看见了么，牛郎是从那棵树后闪出来的。三仙女就惊起了双眉问：真的？边问边上岸，放胆撩开湖边上遮挡凡、天两界的云，往咱这凡间里望，这一望不打紧……

那是！你生下来是九斤四两重，这斤两在咱们庄里还从来没有过，是用李歪嘴家那杆秤称的！谁也不晓得你娘是怎么把你养那样重的。你娘平日也就是吃红薯干、包谷面，隔三差五才吃顿白面条，十天半月才能煮个鸡蛋。我寻思着你八成特别贪吃，把你娘当姑娘时积存在肚里的东西都偷吃光了。

由于斤两大，生你时你可让你娘吃了苦。那天天没亮你就在你娘的肚里踢腾，疼得你娘在床上直滚，边滚边叫我的乖乖！日头

出来时你的头露了露，可就是不再出来，你娘被折腾得肚里的黄水都吐净；血流了一瓢又一瓢，脸变得蜡白蜡白，我当时直担心你娘俩都要去了。后来我逼你娘强把两个煮熟的鸡蛋吃下去，又去老丁家借了一个铜锣来，趁你娘昏昏沉沉嗨哟嗨哟叫时，我冷不丁猛敲一下那锣，锣咣地一响，你娘一惊，牙一咬，你的头和肩可就出来了。你的腿还没全出来，在外间屋等着消息的你爷爷就急着问：是男是女？我们那时都估摸你是个带把的，要不然你在你娘肚里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谁知道最后我伸手一摸，嗨！空的！你爷爷在外间一听是女的，惊得口中的烟袋都掉了，跟着就叹口气，说：“唉，盼了这么多年哟！”我当时怕你娘听到心里难过，就去外间把你爷推了出去。

因了你娘怀的前几个都没活下来，怕你也有三长两短、病病灾灾，在你落地三天之后，你奶奶托人把邓州府的八师爷请来，八师爷在你家喝了七两红薯干酒，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桃木刻成的“手”，那活脱脱像一只人手，有掌有指，掌上有纹，指上分节，“手”腕处用一根红丝线拴着。八师爷说，这叫护身符也叫命符！这东西只要让孩子带在身上，保管她消灾避难，平平安安一辈子，说不定还可以享荣华富贵。后来，你娘就把这个符挂在了你的脖子上，来回晃荡，活像一般人家孩子戴的那种长命锁。

咱们这地方的规矩，孩子满月之后要摆席“做满月”，可你满月之后，你爷爷那个老东西却说：一个丫头片子，就别再张扬了吧！把你娘委屈得直抱着你哭。还是我去找你奶奶说要讨个吉利，最后，算是摆了两桌酒席。在开席喝酒前，按照章法是要老辈的大人抱着孩子绕各桌走走让人看看夸夸的，可你爷爷、你奶奶和你爹大约是嫌你是丫头抱出去丢人，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抱你，末后是你娘擦擦泪，红着眼眶抱你出去沿两个桌子各走了一圈，你那阵

儿许也是不满，走到第二张桌前就尿了，尿星子溅到了酒桌上，菜盘子里肯定落了不少。按习惯，一般是做满月那天要把孩子的名字定下来，而且这名字常要爷奶给起，可那天你爷爷一直不开口，你奶又想不出，最后还是我给你起了个“艾儿”的名字，“艾”就是咱们房前屋后长的那种草，能熏蚊子。我是想你生下来时艾正长得旺，就叫这个名算了，我问你娘喜欢不，你娘就含着泪直点头说：行。常言说男人是地上的土，女人是土中的草，你叫艾儿也算有了说讲。咱女人既然是草，不管是羊啃猪拱，还是牛踩人割，你就得忍着受着，不是吗？

女人不是草！男人要是土，女人就是水！没有水，土就会干裂成粉，就会被风吹走，就会寸草不生，就会毫无用处！要一定说女人是草，我就是那种蒺藜草，羊也不敢啃猪也不敢拱，牛也不敢踩人也不敢割！我凭啥任他们去折腾？

民国三十七年咱这里已经解放，你们家分了七亩地，又分了两间房，按说你家也该过好日子了，可工作队的女队长却注意到了你爹有两个老婆，说这是歧视妇女欺负女人，要你爹在你大娘和你娘中间选留一个，让另外一个自由。这一来可把你大爷爷、大奶奶、爷爷、奶奶、你爹、你大娘和你娘吓坏了，天啊，你爷爷、奶奶还暗暗指望能再抱一个孙子哩，这可怎么办？没法，就轮流着去找那个女队长求情，好话说了三箩筐，可女队长一口咬定要尊重妇女、遵守法律，必须两个选一。怎么选？你爹是你大爷爷、大奶奶的亲儿子，你大娘是你大爷爷、大奶奶给他娶的，再说你大娘已连养了两个儿子，跟她过日子往后也有盼头。你娘这边只有你一个丫头，日后还不是要当绝户？要说你爹也愿和你娘过，你娘脾性好，说话

都不带高声，你爹平时只要是住在你娘这边，都是你娘给他端吃端喝，有时你娘还给你爹洗脚，你爹穿的衣服总是让你娘给收拾得利利落落。可真要让他两个选一，他当然只能选你大娘了。那天，女队长来给你娘说：“你今后就彻底自由了，可以另建幸福家庭。”你娘听后躺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半条被子都被泪水湿透，一直到半夜我才把你娘劝住。最后我问你娘，反正是分开了，你现在还有啥要她爹办的，可以给我说，我让他办去。你娘后来捂着脸抽咽着说：“别的啥也不让他办，我就是想再生个儿子，他要是愿意，就偷偷再来这里住几夜。那时候你娘已经搬出了结婚时住的屋子，住到你爷爷、奶奶这边了，我把这话传给了你爹，你爹红着脸点点头，就在晚上偷偷去了，也是不巧，去第二回就被女队长撞见，女队长隔了一天把你爹叫去训道：“你已经和人家分开了，今后再去人家床上，就是不尊重女人，就是非法，懂吗？”这一次把你爹吓住，他以后就不敢再去你家了。再说，后来你大娘也把你爹管得很紧，你爹只要向你娘住的屋子望一眼，你大娘就骂：你个死东西，你吃了这嘴还想那嘴，老子告你去！

正因为我娘甘愿当一棵草，所以我爹抛开她一点也不可惜半点也不在意！我记得我爹离开娘之后，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吃红薯，偶尔吃一回面条，锅里也放满红薯块，我记得我娘总把她碗里少得可怜的几根面条捡到我的小木碗里，我们那时过的算什么日子？

日头又升高了许多，桑树树冠的阴影原本印在远处，这会儿移近了不少，树上的斑鸠窝在轻微摇动，一只雏鸠的头从窝边露出，羽毛微黑，尖喙发红。

瞎眼狗感受到了日头的热力，慢慢地伸个懒腰，低低叫一声，

又接着睡。

她依旧在手上捧着线拐，让线飞到老四奶奶的线团上去。她又把目光移向了那个蛹，蛹在动。

……看见凡间的人都是男女成双成对地走路、做活、吃饭，而且在一个床上睡，三仙女当时就脸一红心一动，和二姐洗罢澡回天官经南天门时，看见那守卫天门雄雄壮壮魁梧梧的南阳天将，双眸就禁不住黏在了他的身上，就把一个甜甜的柔柔的笑朝他递了过去，本来执戟站立神色肃穆的南阳，被三仙女这甜笑弄得身子一晃……

那些年受苦了你们娘俩！自你爹离开你娘后，你们家的日子过得真是紧巴，你娘一个人要忙家里，又要忙地里，能吃上红薯就算不错。所以有一天，工作队的女队长就去了你家，进门开口就对你娘说：大嫂子，你单身带个女儿过日子，还要伺候俩老人，多难呀！为啥不考虑再找个身强力壮的丈夫？你才二十刚出头，多年轻，一辈子可是长着哩！有个丈夫恩恩爱爱过日子，多美！你娘一听这话，脸顿时就像泼血一样红开了，急忙端碗开水递过去堵住了她的嘴。

要说人家女队长这话也在理，你爹反正不去你娘那里了，让她一人把穷家项起来还不累死她？再说，年轻轻的，夜夜独自睡床上，那滋味能好受？你如今也是过来人，我这话你总也能懂！

懂！现在懂那时不懂！那天晚上，娘把那只被倒塌了的鸡笼砸死了的公鸡熬在锅里之后，附在你耳边悄声说：艾儿，娘求你去办件事，你悄悄去东院把你爹叫来，别让你大娘和你那些哥哥听见，让他来喝点鸡汤。你听后立刻撇了撇嘴，你当时十分不情愿，在你

心里，你其实是十分恨爹的！你不想去叫爹，更不想叫他来喝鸡汤，你知道这鸡汤很香，又不多，爹来喝一碗，你和娘和爷爷、奶奶就要少喝一碗，可你不得不去，因为娘说是求你去办这件事的，你心疼娘，你不想让娘生气。于是你就去了，你是在大娘院门外看见爹的，你轻步走上前，扯了扯他的衣襟，你没有喊出声，你怕惊动了大娘和那几个哥哥他们就也会来抢喝你的鸡汤，爹看见你，弯腰问：艾儿，有事，你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冷冷地说：娘叫你去一趟。你没有说出喝鸡汤，你期望爹找个借口不去，可爹小心地回头望了一下大娘的院门，就放轻步子跟在你身后走了。你当时很气，你断定爹肯定是闻到你娘熬鸡汤的香味了。真馋！爹进屋之后，你看见娘的两眼笑了，笑得脸都有些红，你撇了撇嘴，冷眼站到一旁，看娘怎样往碗里盛汤分鸡肉，你看见娘把一个鸡腿放到爷爷的碗里，把另一个鸡腿分到了爹的碗里，把鸡翅和鸡胸脯分给了你和奶奶，而娘自己的碗里只舀了半勺汤，你很生气，你把自己碗里的鸡翅用筷子夹出来放到了娘碗里，你想用这个法子告诉爹：我都舍不得吃看你还有脸吃！结果爹真不好意思了，把鸡腿夹到了你的碗里，你刚想伸手抓住吃，结果娘又把鸡腿夹起放回到了爹碗里说：你吃吧，她以后还有吃的。你非常生气，你觉得娘这是在讨好、巴结爹。结果爹把那鸡腿真吃了，还喝了满满一碗鸡汤，是娘给他盛的。你气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真馋！平时不帮我们干一点事，吃东西吃得倒挺快的！你赌气地只喝了几口汤，就说：不喝了。最后是娘把几块鸡肉又放到你的碗里，说：艾儿乖，艾儿听娘的话，把这些肉吃下去，你才吃了。吃了饭后，娘就催你去睡，平日里，吃了晚饭后，娘总是搂你在怀里讲故事，讲得你眼都睁不开了她才叹口气说：唉，咱们去睡吧。今日都是因为爹来了的缘故，她才催你去睡。你很不高兴地上床了，让娘脱了衣裳钻进被窝，但你并没有睡

着，你假装着闭上了眼睛，你想听听爹吃了鸡肉喝了鸡汤后会向娘说点什么话，但你听不清，爹的声音很低，过了一阵，你听见娘压低声音喊：艾儿，艾儿。你没回答，你装着完全睡了，你想看看他们下边究竟要说什么。后来你听娘对爹说，孩子睡了。接着你就听到爹和娘向床边走来，脚步很轻，两人没有说话，你觉着奇怪，就睁开了眼，你看到爹正笑着在帮娘解衣服纽扣，娘的脸红红的。你当时非常生气，你觉得爹在吃了娘给他的鸡肉、鸡汤之后，起码应该答应以后帮娘挑挑水、劈劈柴的，结果只帮解几个衣扣？你禁不住气愤地大声叫：娘，衣扣我来解，不用他来帮！你的声音一响，爹和娘都骇然地怔住，娘急忙去掩她的怀，爹慌慌缩回他的手。你为了做给爹看，光着身子爬起来，伸手去帮娘解衣扣，娘一下子抱住你，你觉出娘的身子在索索发抖。你听见爹结结巴巴说：那……我……我……走……了……你没有回头去看爹，你在心里叫：你早就该走了！后来娘搂着你睡，你发现娘总睡不着，翻过来翻过去直叹气，半夜里你迷迷糊糊翻身时，碰到了娘的脸，娘的脸上全是水。许多年后你才明白你那晚做了什么……

所以我就劝你娘，听女队长的话，再找一个。可你娘一听我提这，就红了脸摇头指着你说：俺生是她爹的人，死是她爹的鬼，俺做事不能让俺的闺女骂俺！后来有一天，女队长突然就领了庄东头陈家药铺里的年轻郎中陈德昭去了你家。德昭家祖祖辈辈都从医，为人可好，德昭那年二十五岁，原配的老婆死了，给他留下一个男孩叫开怀，比你大两岁。他们进去时，我刚好在你家串门，那女队长进门就大声对你娘说：大嫂，我领了个人来，你们在一块谈谈，交个朋友。你娘见状，惊愣着问：谈啥？女队长就格格笑了，说：我问了陈德昭，他很敬佩你的为人，所以我想介绍你们交个朋友。

我当下就猜出了女队长的来意，就急忙给德昭让座、倒水，倘是你娘真能跟陈德昭过一家人，那可是不错，德昭那人长得高高大大，脸孔斯文白净，见人说话带笑，可是厚道人。我就催你娘去灶房烧两碗鸡蛋茶，可你娘却红着脸说：俺不要朋友，俺要名声，你们要不想坏俺的名声，走吧！话这样一说，女队长和陈德昭就不好意思地站起了身，恰好这时，你爷爷拎着他那根长杆烟袋从后房里走来，陵起眼瞪了一下德阵昭，女队长就只好说：也罢，今天就说到这里。陈德昭你总还记得他吧？

记得小时候，娘要是病了，我总是用头巾兜几个鸡蛋去了庄东头药铺，站在柜台外喊：德昭伯，俺娘病了，来抓点药。于是德昭伯就走出柜台弯腰问我娘是怎样病的，哪里不好受，问清之后，就包好药递到我手上，告诉我怎么个熬法和吃法，接着又把我提来的鸡蛋递给我，说：拿回去，给你娘煎了吃。有时娘病得重了，德昭伯就匆匆提了他那个药箱上家里来，他给娘号脉时，脸总红得厉害。也就是从那阵子起，你开始常和德昭伯的儿子开怀在一起玩，使他以后成了钻进你心里的第一个男人！开怀当时虽比你长得高，可他不爱说话，不会爬树，不会掏鸟蛋，不敢和老鼠逗着玩，不敢到瓜地里偷瓜，也不敢去河里凫水，尽管这样你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玩。同他一起玩你不仅不会挨骂不会挨打，而且常会听到他甜甜的喊声：小艾妹妹，小艾妹妹！你听见那喊声心里特别满意特别高兴，甘愿上树为他掏鸟蛋，下水为他折荷叶。你还特别愿听他吹箫，他有一支长长的暗红色的竹箫，据说那是他老爷爷传下来的，他会吹出很长的声音和很曲折的调，他尤其爱吹村里人都会唱的那个歌子：《坐花轿》。那歌儿你当时也会唱，是从娘那儿学来的，虽然你并不懂歌的意思，可只要开怀哥吹起箫，你就要跟着唱：